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江西田野考察文獻專號

心繫三農的人生記錄（代序）

· 梁洪生

全民大煉鋼鐵

· 蔡明亮

我的水上生活

· 邱曉鋒

于都縣長賴村《會議記錄》等資料的發現與初步整理

· 郭墨寒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五十九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心繫三農的人生記錄（代序）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2008年1月，我為《泰和名人》一書寫了一篇序言，開篇如下：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泰和人的半子，老泰山在1950年代還曾擔任過泰和縣長。1984年新婚後的蜜月，我就是太太老家的「夾皮溝」裏度過的。當時那裏還沒有電，從縣城坐長途汽車到中龍鄉把人放下，再往前就是山間小路了，要走15里。幽幽靜靜，左徊右轉，花香鳥鳴，很是新鮮。這一路走下來，不禁對《桃花源記》裏的描寫有了親臨其境的體會。在接下來的半個多月裏，差不多天天在做客：一個在大學工作的新姑爺來了，在這山裏不是個常見的事；更何況太太的奶奶娘家也在當地，藍姓，老親老友多，還頗具傳奇色彩：她本人參加過土地革命，當過婦女幹部，當年和蔡暢還有工作聯繫；她的大哥曾是地方紅軍的一個軍官，後被污為「AB團」而錯殺，當地一直有他騎馬打槍的故事流傳。加上岳父就是從這片山裏走出去的，後來有了「出息」，鄉親們自然看得起看得重，我作為晚輩回其家鄉，自然就享受「餘蔭」了。在此，我第一次感受了被稱為「客家」的一批老百姓的真誠款待，第一次吃到了擺滿桌子的各種油炸果子；第一次在暑天的黃昏時分，看見田、路之間嫋嫋升起的地氣，溫溫的，人走過去感到軟軟的，又似有似無，我後來意識到可能這就是史書中常常提到的南方「瘴氣」——我離開這片山區的時候，在鼻、唇之間的

「人中」部位，密密地長了一片紅色水泡，大約就是「瘴氣」在我這個祖籍山東者身上的反應。也是在此，我第一次向鄉老詢問地方掌故，和村民肩並肩地看家譜。因此，如果說我在日後的考察中能聽得懂「客家話」，如果說我對江西的閩、廣移民生存環境會有一些自己的體會，如果說我會關注吉泰盆地及其周邊山區的文化差異和不同歷史進程等等，應該說都與這次泰和之行有關係，或者說就此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這樣看來，我的確與泰和的人有緣，與泰和這片土地有緣，才可能千里來相會。

但在當時我還想不到，兩年後我又有幸為岳父的個人回憶錄《實踐雜記》作序。也正因此，我獲得一個先睹為快的機會，細細通讀了全文，受益良多，也百感交集。因此，我想先把親情擺開，只把這篇文章看作一個尋常人的思想產品，再從自己從事江西地方歷史研究的角度，略談個人的一些讀後感。

古話說：「文如其人」。那麼，如果先就作者的身份做一基本確定的話，可以說他是從1940年代末起，在一片「被解放」的南方鄉土環境中被承認、被培養、被重用的當地黨員幹部。相對而言，他在那個時代裏文化程度是不算低的。也正因此，作者在以後的工作中對地方文化多有留心，寫的一手好字，在任何崗位上都可以自己寫工作報告，一直到離休之後，很快又在老年大學的書法班中脫穎而出，無論字或畫，都多次獲獎和展示。包括這部20萬字之多的《實踐雜記》問世，不啻又一個有力的例證。所以我很想先強調的一種體會是：儘管作者從小生活在泰和山地的

移民社區裏，但他只要想「有出息」，就不得不去學文化；一旦有機會走了出去，就不可避免地去接觸和融入吉泰盆地那個更大環境的深厚文化底蘊中。何況從地委黨校學習開始，裏面真正屬於「客家人」的還是少而又少，與之交往的當地幹部中，主要還是吉泰盆地土著居民的後裔，那是一個根基多麼深厚的文化人群啊：至少從兩宋到明代後期，一直在中國的科學文化圈裏發出強音甚至一度執牛耳！所以，我們看看作者寫到他那被打成「AB團」而冤殺的小舅舅以及叔叔蔡文香烈士，都是當過鄉村教師的；我們再看看作者寫到他初當村小老師的報酬竟是薪俸油200多斤，米25桶，鹽25斤，食油40多斤，學生還要輪流送柴送菜，待遇竟然如此不菲！然而在「當門抵風」一年後又深感吃力，不得不和學童一起把設館主教的位置送給深諳鄉村禮數的老先生。這種由口碑和良知構成的評判機制，是在一個長期文化積澱基礎上形成的，久而久之就成了大家公認的「慣例」和規矩，管理著一小塊一小塊彼此聯繫不多的小社區生活。因此我又想起作者曾經屢屢提到家鄉的「約會」，在當年是多麼的有約束力，尤其在如何摘木梓的操作上持戒甚嚴，人人都要遵守。因此近年來我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並不斷強調一個觀點即：將江西簡單地定義為「紅土地」是膚淺的，是只看見幾年之內被強力覆蓋其外的淺淺一層顏色而已，它的深處，是厚厚的「古色」，這塊土地的本質特徵是「有文化」。更準確地說，是有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不是依託近代城市發展起來的新文化）底蘊。這種文化最強調最維護的還是「規矩」，是「體制內運作」而不是「逾矩」。也正因此，這裏成長起來的人在內心是有所持的，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每當時代發生大的搏擊和思想衝撞之時，他們往往以「守成」和「執拗」固守心靈陣地，既可以此自傲、自立，也可藉以排遣對外部世界的不解和難免的心理壓力。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觀察、體會和考量江西的「人」，也許會對近代以來發生在江西的許多現象，以及外部世界對其正面的或負面的各種評價，能有更加深層的認識和解读。

近年來，我讀了不少的老幹部回憶錄，但像作者這樣，四十餘年的工作經歷和用心都與一個「農」字緊密相連的，還真是不多見。從作者的全部工作崗位和性質來看，大致可分為「鄉」—「水」—「土」三大階段：在參加革命初期，是在一個縣的一個區裏搞農村工作，後來是在一個縣城環境中主事，而當時的工作重心無疑是緊抓農業生產，所以他才可以那樣如數家珍地記錄一個農民一年所要做的一道程序的農活，僅如收集和施加各種農家肥為例，今人最難想像的恐怕要數換老壁土肥田和種紅花、肥田蘿蔔了，且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很多農活似乎在今天的鄉村已經成為歷史，現在的「農民」種田既減輕了不少勞動強度，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說也變得更草率、更粗放、更躲懶了，以至於因為化肥和農藥的無限制使用，而使得土壤板結成為一個難以抑制的惡性趨勢。當我們瞭解了50年代基層幹部的主要工作內容後，才會使人體會到原來這個新建的人民共和國從開始就在糧食緊缺的狀態下走過來的，而且越來越緊缺，以至於後來相當一批省份不得不面臨一個「大饑荒」問題。所以那個時期幾乎是舉國抓農業，以至於曾是一個縣的主要領導人的作者，會產生50年代抓農業有「如履薄冰」的感受。即使是帶有向工業化轉變追求的「全民大煉鋼鐵」，其實也是以農村和農民為基本舞臺和主力軍而展開的，所以才會有「土高爐」、「結牛牯」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奇異現象發生。在這幾年，作者身為一縣之長，歷練和經驗是綜合性的，也為其日後向依然與「農」密切相連的兩次工作重心的轉換打下基礎。那就是先轉到水利戰線，也是先「土法」建水庫，管水庫，到萬安、江口、羅灣以及一批「病險水庫」，這也是作者少壯時期最有作為也最具發展空間的10年，只要看看其工作內容和曾經直接面見的那些國家部委首長的故事，就可知一斑了。因為他是身負「建設」之責，堂堂正正地受命赴京聯繫工作。可惜的是，這個歷程被那場蕩滌整個中國大地的「文革」無情打斷，然後是一個十幾年的磨難期，但即使如此，作者的雙腳還是站在大地上，始終都在和「水」打交道。

再下一次的工作重心轉換，是從1984年開始，作者迎來最後一個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輝煌時期，只是從「蓄水」和「用水」轉到「保土」和「植被」。而且在那個時期，他們的一些觀念還是超前的，不少作為都有開創性，如結合江西實際情況，從大搞工程措施，滿山挖魚鱗坑轉到大搞植被建設，灌草先行，注重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等。因為此時國門已經打開，開始知道自己和外面的那個世界差距有多大，逐漸意識到國人自詡了多年的「地大物博」離現實愈來愈遠，人們開始反思前幾十年的各種建設和為這個「熱」那個「熱」付出了多少沉重代價，以及是否要考慮子孫後代還怎麼生活，如何「可持續」而不是一喻而上地再搞掠奪性開發。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這個「土」這個「草」在城裏人眼裏往往是感受不到的，而缺了「土」沒了「草」的最直接惡果，也主要讓城市以外的廣大鄉村蒙難。所以水土保持的基本物件和關注空間，實際上還是「鄉下人」和農村。因此應該說，作者的畢生工作皆在「農」字上做文章，且做足文章。他的經歷是豐富和轟轟烈烈的，他所作出的貢獻無愧於那方鄉土和一個農家子弟的良知。也正因此，作者在引言中直白地說明留下這些文字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訴後人尤其是城市人要關心農業，尊重農民，注意搞好農村工作；如果不把「三農」問題處理好，就是忘本，就很危險；並盼望進一步保護農田，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村穩定。關注農村的前景，農民的未來走向與生存品質，無疑是全書的重心和貫穿始終的主線。

由此，我又聯想到前任省委書記到任後不久，曾對江西的幹部做過一個基本評價：「說農業，老半天；說工業，一袋煙；說經濟，不沾邊」——此話堪稱灼見，一語中的。但我們或許還可以追問一下，那就是江西的幹部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狀態呢？大家還不妨回憶一下：在近幾十年來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什麼時候讓江西不以種糧食為主業呢？江西什麼時候不是國家最為倚重的「糧倉」之一呢？儘管80年代以來「賣糧難」一次次成為江西人的難言苦痛，國家又何曾要過江西放棄水稻生產轉而

大搞工業建設呢？再往前想想：哪個中國人可以忘記50年代末期是從江西調出的巨量大米才緩解了京城和滬上的糧食危機呢？相比而言，江西不是那場「大饑荒」中人口自然減員最少的省份之一嗎？這些年來我在許多縣份都聽到當年的外省移民說同樣一句話：「遷到江西至少餓不死了」！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南昌街面上不少乞討者幾乎全都來自黃淮大地，包括開口就知道是我「老家人」的那些婦孺，那可是當年用奶水餵過解放軍傷患的老百姓啊！卻在和平安景因為人禍天災流落到江西討生活。應該說，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連貫發展且有內在邏輯的歷史過程，有一大批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做實事並變成內行的各級領導，所以江西的幹部們才諳熟於農業而無力也無暇及無需他顧，以至於臨近世紀之交時，因為整個外部世界大變，種糧的比價成本越來越高，並越來越不利於農民和種糧大省，城市與農村兩大板塊之間出現越來越大的斷裂時，只懂農業才日益成為不合時宜的一塊「短板」。但人不能提拉著自己的耳朵飛離地面，我們不應拋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時代制約，去苛求甚至否定上一代人的作為和辛勤耕耘。所以，如果還有人想真切瞭解這片國土上前幾十年是怎樣用盡氣力大搞農業的，那就請看看這本《實踐雜記》吧。

在此，我還可補充一個相關的新材料：今年春節那天，我與一個姻親的全家聚餐。其父1950年代在撫州地區的一個縣委任副書記，他清晰地回憶到：1958年在南昌市「江西飯店」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晚上招待全體代表看電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先安排了一部介紹計劃生育的宣教片。不料剛放映不久，坐在前排的省長邵世平就站起身來，大聲制止說：「不要放了！江西不搞計劃生育，江西是老區，人口不是多而是不夠。」於是這部片子就不了了之了。我深知這位老幹部絕無指責或貶低老省長的用意，只是回憶一段真實的往事而已。但我作為聽者，由此聯想到在當時反對計劃生育的恐怕絕非邵一人，而是還有一批從農村走出來的幹部。由此還可引人思考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當時已經感受到人口壓

力的恐怕主要在大城市，也許馬寅初先生更代表了這個空間的人群思想和利益；而在廣大農村（尤其是中、西部生產力還很低下的農村），則有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從政府層面看，這時急切地向農村要一切的產品和資源（糧、油、棉、菜、麻等，以及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不僅必須確保這些地區有足夠的勞動人手，而且也只有沿用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兒孫）養老機制，去確保農村社會的安定。

每個人的歷史中都有獨特的「故事」，《實踐雜記》也是一樣。作為一個讀者，我尤感興趣的是其中許多自己過去不知道或不可想像的，覺得最有「存史」價值的那些內容。譬如說，作者回憶周溪村民過去會請「sang公」到家裏為孩子「跳sang」，掛的三幅神仙畫像分別是陳氏、林氏及李氏三位奶娘，使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泰和山區也存在臨水夫人（又稱「大奶夫人」）崇拜，而學界一般認為這一信仰起源於閩西地區，是福建民眾崇祀的一個重要女神，祭拜臨水夫人的廟宇多在村落的水口邊，與社公社婆祭祀結合在一起。臨水夫人也是道教閩山派的重要女神，以能護佑生育聞名，所以過去多被視為婦女兒童的保護神，看來在周溪村也是如此，而且我猜想做祭祀的「sang公」也許是「社公」。又如文中提到過去鄉民一般請不起醫生看不起病，所以書後面羅列了一些當時常見的中草藥——就是這些不花什麼錢的方子，使那些體質還不十分羸弱的農村人能存活下來，長大成人，所以它們是很重要的。而這些中草藥沒能救活的，就是過去每戶都難以避免的「夭」、「殤」之人了。這種多生多死的人口淘汰機制，與我們今天的醫療保健和優生優育機制大相逕庭，更遑論「計劃生育」了。所以，不講明過去的那些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今天的年輕人是怎樣也想像不到和搞不懂的。

通過作者的詳細記述，我還具體而微地看到了在一個村莊裏，人們是如何按照《土改法》「搞土改」的，如何面對面又要艱苦地「發動群眾」，才知道「吃派飯」是以先劃分階級陣線為前提的，並由此而界定了「我」、「友」、「敵」，繼而再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步驟和措施，

一步步以外來的「主義」和「階級」理論在農村重建價值觀，重新確定財產關係和人際關係，並由此而決定了不同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其他的史實還如那個叫劉政群的國民黨軍法處處長，如何因為陳毅來信力保而得以不死；又如黨的高幹康克清的家庭成分劃分問題，是怎樣一次次被「糾正」的；再如劉瀾濤部長當年批給了江西10輛解放牌汽車，卻為何最終未能兌現；以及50年代為了防備臺灣「反攻大陸」，地方政府如何專門派員去崇山峻嶺中一一排查可供「美蔣特務」藏身的大小溶洞等等，這些就頗帶「秘史」味道了，在我們大學的教科書中是看不見的，非有親身經歷者說不出來。我還相信，讀者會在知曉這些事情本身之外，還可以咀嚼出其他的一些味道來。

我還想特別提到自己尤感興趣的一章，就是「全民大煉鋼鐵」，主體部份4,700餘字。作者是以指揮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見證了這場橫貫中國大地，至今非議甚多的一場「革命」。具體地描述了如何「得令」，如何發動，如何組織，怎樣臨陣磨槍，上哪兒去現場取經，實施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如何鼓動士氣，最後的實際效果如何，以及在今天看來應該怎樣給出一個基本評價等等，都是非常詳實和完整的，我相信即使是許多的領導幹部，都未必有過這種程度的經歷和見聞。如果作者有心把這一部份單行發表，以《我親身參與的泰和全民大煉鋼鐵》為題，相信一定是非常寶貴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其中特別精彩的一筆，就是當那場如火如荼的群眾煉鋼運動真的見到了一些「鐵」的時候，首都鋼鐵學院15名女學生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於是彼此對對方的希冀和感受，就出現了戲劇化的場面 and 效果。作者白描式地寫到：

開始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石，感到很是

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從頭學起。

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和勞動——其實在當時的各個大學和政治中心，這才是要許多大學生「下來」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他們感受到「群眾運動」的偉大熱情和創造性。所以在回北京前的那個座談會上，她們談到的收穫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全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相信她們也知道煉出來的全是「白口鐵」，只能製作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但這在「土法」冶煉的技術層面上說，恐怕也是到了極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在當時並不重要甚至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改變：在這樣人山人海的「實踐」前面，她們能不震驚嗎？能信服嗎？她們其實已經被淹沒了，甚至可能已經在進行自我否定了，要知道就是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黨的主席毛澤東剛剛做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示，並作為大會文件發給全體代表學習。我甚至猜想，這批北鋼女大學生的到來，很可能就是這個批示的直接產物。若以她們當年20歲計，至今不過75歲上下，不算高齡，假設某人具有某種機會，按圖索驥地找到她們，讓她們回憶並寫下題為《我當年到江西泰和縣參加的大煉鋼鐵運動》的文字，我相信一定非常非常地有意思，有意義，一定可以和本書的相

關記載相互補充，相映生輝，或是顯現出不同的心境、感觸和反思來。

我在通讀過程中作了文字檢校，對部份重複或累贅之處做了刪減。但對作者隨手使用的客家口語和當地百姓的習慣性表述，如「前次革命」（土地革命）、「打肩擔」（挑擔子）、「操田」（耕田）、「牛皮糖」（紅薯脯）、「蝦蟲包」（油炸小蝦子）、「廟下」（小村廟）、「破墩而過」（公路從耕地中通過）、「長岔（xian）」（狹長的小盆地）及「橫排路」（到達一定海拔高度的山間土路）等等，則全部保留，以尊重其地方特色和區域生活原貌。尤其是「橫排路」一詞躍然紙上，令我聯想起在江西南部和周邊山區那些被稱為或自稱為「客家人」的鄉民口裏，也頻頻出現這個用詞，並引發我對其地理環境及其對當地民眾生產生活的規範和制約產生更多的興趣和探討。這些年來，我又多次伴隨妻子及其家人重返周溪村，與那裏的一些村民成了朋友，也目睹和體會了諸如高速公路這種現代化產物如何在給村民帶來很大便利的同時，也深深劃傷了那裏的蔥郁、幽深和空靈。這片與我結有深深緣分的鄉土，將繼續成為我理解江西移民和土著的歷史及其現實生活的試驗田和實習基地。

我還會常去吉泰盆地考察的。那裏的同仁如果再招待我吃烏骨雞，我會隨口提到1955年時這個雞種差點滅絕的事件，就是在武山汪陂村也僅存十幾隻。他們可能不信，我就請他們看《實踐雜記》。

2010年3月24日

定稿於江西師大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全民大煉鋼鐵

蔡明亮

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辦公室離休幹部

1958年5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全國掀起了貫徹總路線的高潮。這是開始大躍進的一年，中央提出反對右傾保守，加快建設步伐，趕上美國，超過英國，農業上江南糧產要超千斤，工業上年底鋼產量達到7,000萬噸的奮鬥目標。

舉國上下積極回應，各條戰線，開展各種勞動競賽運動，互相檢查評比，插紅旗，拔黑旗，一個你追我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高潮，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農村很快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組織軍事化、勞動一體化及吃飯食堂化。生產、生活實行「五統一」，即統一出工、統一休息、統一收工、統一吃飯、統一評工記分。廣大勞動群眾夜以繼日，在田野、在工地戰鬥，到處歌聲嘹亮，紅旗飄飄，一個史無前例的生產大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

我當時分管（泰和縣）禾市片（兩個區），蹲點在禾市區豐壟大隊。那是一個水利灌溉比較好、人均耕地比較多及糧食畝產比較高的大隊。

為實現畝產超千斤，我們發動群眾，採取廣積肥料，改造低產田，挑選優良品種，適當密植，挖溝排水幾項主要措施，早稻長勢比任何一年都好，預計畝產千斤是可能的。正在早稻勾頭的時候，省裏傳出鄱陽縣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的消息，說組織參觀評比時，稻子上面放個雞蛋都落不下去，禾杆上儘是穀子，還有的地方傳出畝產紅薯二十多萬斤的消息，那是怎麼種的呢？他們說是在地裏挖條大壕溝，壕溝裏堆滿了豬、牛欄糞，薯苗插在上面，再覆蓋泥土，一個紅薯長幾十斤，甚至上百斤。當時，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簡直不敢相信，無法理解。

後來，我們打聽到畝產幾萬斤或十幾萬斤的

來歷，是稻子快要收割時，將幾畝田的稻子一株株移到一畝田上去，一株靠一株，拼起來，不留空隙，這樣造出來的。於是，我們那裏也有人提議想搞點試驗，我堅決反對。我說：這樣搞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騙人騙己的錯誤做法。我簡單的計算了一下，假設一畝產50,000斤，每平方米要產80多斤穀子，一畝產10萬斤，每平方米要產160斤，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後來，人們頭腦清醒過來以後，批判這是一些幹部好大喜功、好出風頭、脫離群眾及脫離實際生產的浮誇風。這種不正之風雖然不久得到批判，但未徹底根除，危害深遠啊！從這裏我們可以也得出一個教訓，任何時候對任何問題，我們應通過自己的腦子好好想想，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算算賬，決不能人云亦云，跟在別人背後盲從瞎起哄。

早稻快要收割時，中央下達了大煉鋼鐵的指示。有一天，晚上8時正，縣委侯書記召開一次電話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常委、縣委委員、各區鄉長及黨委書記，我是在豐壟點上參加會議的。侯書記在電話上說：中央要求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而且要立即行動。為促使這一舉措迅速落實，侯書記還在電話會議上宣佈拔白旗，當場撤掉了沿溪鄉黨委劉書記、潘塘鄉黨委王書記的職務，殺一儆百，給大家先來個下馬威。當時，我對這個宣佈是有保留意見的，因它沒有經過縣常委討論決定，而是縣委書記個人的意見。但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書記的威信，我也沒有提出異議。

說心裏話，我對大煉鋼鐵是不懂的，一竅不通。怎樣搞？心中一點數都沒有。只好按照縣委書記的佈署，在電話會議結束後接著召開了禾市片（禾市區、三都區）區、鄉黨委書記電話會議。具體分配了各鄉上山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要求實行軍事化管理，以鄉為單位，組織一個營，

由黨委書記、鄉長分別任教導員、營長；區委書記、區長分別任團政委、團長；一個大隊一個連，大隊書記任指導員，大隊長任連長，我自封為師長。一個大煉鋼鐵的師團，就這樣成立了起來。在電話上更確定了把大煉鋼鐵的地點放在禾市鄉蛇井，及把各區、鄉勞動力的具體住地作了安排，並要求立即行動。

當天晚上，區、鄉、大隊幹部和群眾幾乎都沒有睡覺，經各鄉具體佈署後，幹部分頭連夜敲門，動員群眾上山，從通知準備到上山不到五個小時，全片兩個區、10個鄉動員組織八千多勞動力，帶著鋪蓋和食糧，點著火把，於晚上3時連夜趕到了禾市鄉的蛇井工地。只見到處燈火通明，人山人海。找對地方後就鏟草整地，砍樹搭建臨時工棚，解決住處。同時，我和區、鄉幹部在工地臨時碰了個頭，大家商議這次鋼鐵怎麼煉法？多數同志心中沒有底，也不知怎麼煉。好在有些同志過去在永新拿山及蓮花縣看過煉鋼鐵，他們介紹說：先用黃泥築個高爐子，然後一層木炭一層鐵礦石放到爐裏，加些石英石和生鐵到爐內，點上火，再用風箱在外鼓風，使爐溫升高到1,200度以上，使礦石溶化為鐵水，流出爐外，冷卻後成鐵。但爐子具體多高多大，爐膛怎麼做，風箱規格等等就不太清楚了。因此當即決定各鄉派兩名幹部和幾個青年，由區領導帶隊，連夜趕赴永新拿山學習取經。在家的區、鄉幹部，分別在工地上選擇地方建爐，帶領群眾平整建爐地基。

因蛇井和永新拿山很近，當夜趕到，第二天學習一天，第三天參觀學習的人員就全部回到蛇井工地，帶回了築爐草圖，也瞭解到風箱的規格：用一棵完整的樟樹挖成，鼓風活塞用公雞尾毛製成的，而爐膛則用耐火磚砌成。於是，各鄉把泥工、木工挑選出來。開始按圖紙建築土爐子，砍樟樹挖風箱，回家殺雞拔雞尾毛。不到三天的時間，蛇井工地築起了38個土爐子。根據學習經驗，我們的爐子大部分選建在山坡上，個別建在旱田裏。

第二階段是開始煉鐵。土爐子、風箱準備就緒後，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排長以上的戰地幹部大會，對所有人員進行重新分工。全部八千多人

組建成一個師，成立五個團，以團為一個戰鬥單位，分工為：

一個團負責挖礦石、揀礦石、碎礦石及送礦石，保證爐前礦石供應；

一個團負責後勤，做飯送飯燒開水，採購物資，保證按時開飯；

一個是技術團，組織泥工、木工、鐵匠及篾工，分別負責生產的工具如土箕、鋤頭、刀斧，以及爐子、風箱等維修；

一個團負責裝爐子、拉風箱、出爐渣、打絞棍及出鐵水；

一個團負責燒木炭，把木炭送到爐前。

不過，根據團的任務大小，分配的人數有多有少。各團根據自己的任務再分配到營、連、排、班甚至個人，再具體定包到爐子。制訂出各種制度，提出具體要求。師、團、營、連、排及班各造一面大紅旗，互相開展流動紅旗競賽。定期評比檢查，對於進度快、品質好及完成任務好的單位和個人，分別由上一級授予紅旗單位，並敲鑼打鼓把紅旗送到單位掛起來，予以鼓勵。下次別的單位評上了，又把這面紅旗摘下來轉送到別的單位去，這就是「流動紅旗」。

由於組織嚴密，制度健全，目標明確，任務具體，人人有事做，個個有責任，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很快在蛇井工地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群眾大煉鋼鐵高潮。

進山第六天，豐壘大隊煉鐵爐子第一個出鐵了。這個爐子是我抓的重點，我自進入蛇井後除對整個工地佈署外，就是以豐壘大隊為重點，從整地建爐開始就和群眾一起，參加了煉鐵的全過程。這個爐子從出第一爐鐵水起，出鐵一直比較正常，連續廿多天沒有「結牛牯」，日產白口鐵兩噸多，評為全縣紅旗爐。何謂「結牛牯」？就是爐內礦石燒成玻璃硫一樣，結在爐膛裏，用絞棍絞都很難絞出來，甚至有的影響到爐子報廢，這是當時煉鐵的一個最大難題。但其他爐子都不太正常，有的幾天壞一次，有的一天壞幾次，主要都是爐內「結牛牯」，影響出鐵。為總結經驗，我們在豐壘爐前開了一個現場會，總結出經驗主要是：

- 1、豐壟爐子地勢比較高，建在山坡上，地勢乾燥，除濕性能好；
- 2、鼓風正常：豐壟爐子由支書、主任及民兵連長三班輪流，一天24小時鼓風不停，爐膛內溫度比較高；
- 3、礦石比較純，從山上揀送來的礦石在爐前再進行一次精選，把含鐵量比較高、品質比較好的留下裝爐，雜質大為減少。

通過這次經驗交流後，大家回去也對礦石進行精選，實行三班輪流拉風箱，有些爐子就比較正常了。儘管還有些爐子出鐵不正常，但就當時全縣四個煉鐵基地比較，蛇井工地總出鐵率還是比較高的。10月1日向國慶日獻禮放衛星時，蛇井煉鐵基地得到地、縣表揚。

鐵，確實煉出來了，不過煉的不是灰口鐵而全是白口鐵，只能製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不能用於其他方面。

大概在8月中旬，首都鋼鐵學院女學生一行15人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因為蛇井生產基地比較正常，出鐵率比較高，於是她們全部被介紹到蛇井工地。開始時，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為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石，感到很是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從頭學起。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有的分配到木炭連學燒木炭，有的分配到礦石連學習鑒別礦石，有的分配到爐前和群眾一道裝爐子、打絞棍。晚上她們集中住在一棟祠堂裏，互相交流白天參加勞動的體會。為了幫助她們，我們專為她們配了兩個女同志，和她們住在一起關照她們的生活。大約半個多月後，她們離開蛇井回北京。離開前我們開了個座談會，她們說：這次下來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全個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同時，我們

感到她們的謙虛態度和吃苦精神，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這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確實教育了人，鍛煉了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滅的烙印。大家一談到大躍進及大煉鋼鐵，就心有餘悸，覺得是一場大災難，我倒覺得有利有弊，不過弊大利小而已。

首先，廣大幹部群眾響應黨的號召，聽毛主席的話，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迎難而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戰天鬥地，毫無怨言。群眾那種高度組織性、紀律性及積極性是非常可貴的。實事求是地講，這一年的農業生產確實搞得不錯，本來是個豐收年，煉鋼鐵前期也確實煉出了有用的白口鐵。但主要問題是浪費大，這樣千軍萬馬轟轟烈烈上山煉鋼鐵，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沒有煉出多少好鐵，就蛇井工地而言，算是比較好的，也不過煉出了幾十噸用途不大的白口鐵。而本來那年農業生產形勢不錯，糧、油和經濟作物都是個豐收年，但由於主要勞力調去煉鋼鐵了，留在家裏的儘是老弱殘疾和小孩，加上吃大鍋飯，整體都沒有收穫好。後來發現有些禾稻沒有收割，有些割了留在田裏沒有脫粒，結果都爛在田裏；有的地方種的花生沒有精細挖檢，採取放水浸田，用牛犁後用耙耙，收多少算多少，後來滿地長出花生苗來；還有的山區茶籽也沒有收好，只選擇好的摘了些，多數無人過問，掉在地上無人去撿，有的摘下來仍一堆堆放在山上，沒有挑回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特別是有的地方後來由煉鐵發展到悶鐵，利用磚瓦窯，一層礦石一層柴的點火燒悶，結果變成了一窯「結牛牯」，用炸藥去炸才炸開。

其次，浮誇風興起。本來中國人有傳統美德——勤勞、勇敢、誠信、樸實，但1958年「大躍進」開始，一些幹部好大喜功，鑽大躍進的空子，欺上瞞下，信口開河，造出畝產10萬斤糧食，20萬斤紅薯的大謊言，還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越吹越大。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有些領導昏昏然，不加調查，不加制止，以訛傳訛，互相鼓吹，有的甚至還得到提拔重用。結果，助長浮誇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猛。有的把這

種壞作風帶到了其他工作崗位，至今仍未能徹底肅清，如急功近利、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弄虛作假、脫離實際及脫離群眾等等，其危害之大是難以估量的。

第三，破壞生態環境。這樣千軍萬馬走到一起，爲了出鐵，不顧一切，鏟草砍樹，信地爲營，植物被一掃而光，留下光禿禿的山頭荒野，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特別是燒木炭，僅以蛇井爲例，爲了燒木炭，每天上山砍雜木的就有六百

多人，砍下的樹木無數；挖風箱砍樟樹的破壞更大，一個風箱砍一株，第一次就砍下近40株，每株直徑都在80公分以上，蛇井附近所有樟樹全部被砍光了，這些樟樹長起來起碼要30年到40年。同時，砍樹還要踐踏、折斷一批其他小樹，真是很可惜。

（按：該文爲作者蔡明亮所撰回憶錄《實踐雜記》的第二十二章）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主辦

認識珠江三角洲 歷史與文化工作坊 (第六期)

自明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漸漸發展出獨特的地方組織、文化、風俗習慣及語言，構成其主流形態。華南有悠長的移民歷史，不少民眾移居東南亞、歐洲及北美等地。這個區域不單具有研究地方文化與社會的優越地點，更是一個探討海外華

人遷徙歷史的理想脈絡場境。

這項計劃的目的在於增廣本校學生瞭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和社會，親身經歷當地農村生活和最近十多年間急劇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並學習歷史學的檔案和文獻研究及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

對象：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日期：2010年7月7日至13日
地點：霍英東研究院及珠江三角洲南沙區
目的：瞭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村生活、地方歷史面貌和變化。
方法：以小組為單位，走入社區，在村民導師的帶領下，認識農村的環境、活動、歷史和地方傳統。
內容：講授、小組討論、田野考察和提交報告。
住宿：南沙資訊科技園招待所。
費用：免費（叁佰元按金，工作坊完結後全數發還）。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 23587778
傳真：(852) 23587774
電郵：schina@ust.hk

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電話：(020) 34685622
傳真：(020) 34685623

我的水上生活

邱曉鋒

江西師範大學地理學院

父親年輕的時候就離開家，出外奔波，到過山裏鉤松油、背木頭、修過路，還做過泥水活。最終安定下來的地方，是在船上。父親從此走上一條與家裏靠土地吃飯的兄弟姐妹截然不同的路。

桂東昭平縣的馬江鎮，是桂江和富群江的交匯處。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廣東經濟發展的影響，周邊地區的木頭，大都依靠便利的水運條件運往廣東。馬江的水運行業因此而興盛了一段時期。

大概是1991年的時候，父親所在的船隊因為一系列的問題解散了，於是他決定乾脆跳出來，自己單幹。父親買了一條船隊中比較舊的木船，以它作為主體，加寬加長，開始大修。當時還是小屁孩的我，每天一定要幹的活就是拿著盛好飯菜的飯盒，從浮橋跑到對岸給父親送去。父親的木工手藝很好，船身上大大小小的部件，只要是木頭的，大都是父親自己動手或是和幾個請來幫手的叔叔做的。船在幾個月後完工，變成了一條長約50米，寬5米，最大載重大概五十多噸的船，這在當時的馬江來說，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大船了。我父親不喜張揚，但私下裏對著我們兩兄弟的時候，常常說起這事，說是自己為數不多的值得驕傲的事。

父親的心腸好，人際關係不錯，無形中為他招來了不少生意，很多老闆都找他運貨，絕大多數都是松木，有時候也會裝些竹子。裝貨的時候，船會開到木材站滑木口的附近，然後運來的木頭就一車一車地倒到滑木口滾到水裏。八、九個工人帶著有點像古代的戈一樣的工具跑到船上來，把木頭從水裏拉到船上。有的松木很大，一個人才能抱住。松木本來就重，加上吸了水，更是沉得要命，三個人合力才能拖上船來。父親和

母親需要把拉上來的木頭規矩地擺放好，利用貨艙有限的空間，盡可能多裝些，畢竟錢是按噸來計算的。而我，則是睜大眼睛，仔細數好拉到船上的每根木頭，在船艙邊上認真劃好正字，跟木材站負責計木頭數的人（多半是那個喜歡逗我玩的老頭，這老頭多次害我記錯，沒讓我少挨罵，因此記憶猶新）對好帳。裝貨的過程，一般就兩天，碰上忙的時候，好幾艘都等在滑木口附近，大家都急著裝貨，那就只能通宵幹。

裝好貨之後，父親把船從富群江開到桂江，然後拿上他那個裝滿一大堆證件的包包坐車到縣城辦手續，一到二天後回來船就可以出發了。通常出發的時間，是早上6時到7時，按照正常速度，到達梧州檢查站的時候是下午的3時到4時。這個時間，那些工作人員還沒下班，辦好出境手續後可以接著走，不用在梧州過夜。

夏季在桂江行船，是最為愜意的。雨量充足，河的水位高，桂江上所有的險灘基本都淹沒了，不需要像旱季時的小心翼翼。父親有時候會把掌舵的大權交給我，讓我過過控制一個龐然大物的癮。那被我父親稱為八卦的舵對當時的我來說，太過於笨重，常常是我和弟弟二人合力才掰得動，掰了幾圈實在沒力氣了，才依依不捨地把控制權交回去。父親的眼力很好，離得好遠的時候便能知道前方那個模糊的小白點是一條浮在水面的魚，甚至能判斷出魚是否已死，有沒有發臭，然後母親拿著長長的、帶著網兜的竹竿站在船頭的甲板上等著，在魚從邊上經過的時候把它撈上來，晚上的一道菜就這樣有了。這些魚大都是被周邊的人用炸藥炸暈或是炸死的。90年代初，用炸藥炸魚在桂江很是興盛，每天都能聽到十多聲悶雷一樣的爆炸聲。而這帶來的後果是，在90年代末的時候，桂江能捕上來的魚是少之又

少，漁民們爲了提高產量，甚至採用了發電機電魚這種極具破壞性的捕魚方式，這種短視的行爲更加劇了惡性循環。

行船的時候，父親很喜歡和我們聊天，告訴我們路經的一些比較大的村莊或是鎮子的名字，一些比較高或是奇怪的山的名字和它們的來歷，水裏哪有礁石和淺灘，以及怎麼分辨。記得西江段上有一座父親稱之爲「和尚山」的山。記得第一次，在遠處見到這山時，父親就讓我和弟弟仔細地看。山頂是個巨大的石頭，沒有樹，很像一個和尚的光頭。當船慢慢靠近，隨著視角的變化，距離的縮短，一些細微之處也能看出來，還能看出是個眉開眼笑的和尚。船慢慢地轉彎，遠離，但怎樣看，那和尚的笑臉都是對著我們的，真是有些神奇。

離梧州還有一個小時多路程，這時母親會把兩個一米多高的塑膠桶子拿出來，洗乾淨，讓父親把船開到江的中間，然後把桶裝滿。這些水是做飯用的。因爲桂江在梧州匯入的西江，只有在冬季水量小的情況下，才是清澈的，其餘時間，都是渾濁的黃水。用西江水來洗衣服，甚至會令衣服染上黃色。洗菜，洗澡和洗衣的水，都是先裝在油桶裏用明礬沉澱過才用的。

出了梧州已是傍晚，夜色慢慢浮上來。西江的航運設施還是做得很好的，燈塔及航燈一應俱全，跟桂江航道用竹子做紅白漆塗好的航標比起來簡直是天淵之別，因此夜晚行船沒什麼困難。做好飯的母親會來替換父親，讓父親吃好飯、洗好澡並小睡一會，好應付晚上的熬夜。夜晚行船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很是無聊，因爲兩岸不會全都是燈火通明的城市。多數在凌晨2時，便到廣東的肇慶，這裏是又一個大的檢查站。這個檢查站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它的嚴厲與不通人情，每次靠船檢查的時候都會有人拉開我的艙門，用大號手電筒的光把我照醒，旁若無人地走動，掀開艙板，四處查看。有時候允許你通過了，等開了十多分鐘後，又會開著一艘快艇追過來，再突擊檢查一番。

越是往西江下游走，兩岸的城市就越繁華，即使在深夜，也是燈火通明，那麼多的高樓，

那麼多的燈，這對一個山裏出來的小孩子來說是很難得的事。父親每過一個城市，都會告訴我城市的名字，如果我睡著了，還會把我叫醒，讓我看看城，順便告訴我城的名字。看著那些看起來很近卻總是無法踏上的城，總是很無奈，心生惆悵。許多城市，直到今天，也只是遠遠見過而從未踏上。但越是繁華的城市，附近的江水就越骯髒，大塊大塊的白色泡沫在岸邊一些水流遲緩的地方堆積，還能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不過廣東對非法捕魚還是抓得挺嚴的，進了廣東的水段，基本看不到有用炸藥炸魚的。水裏的魚也挺多的，只是味道實在不怎麼樣。有時候停在岸邊休息，釣上來的魚，煮熟了都還有一股臭味，只能拿去餵狗。現在想起來。這是水污染的表現之一。

每當船進入廣州港，父親便會緊張起來。對於我們這樣的幾十噸級的小船來說，不要說那些像小山那麼大的萬噸級巨輪，就是小一點的船行駛時所形成的浪都會讓我們搖晃上好一陣。船的位置如果不對，甚至於會出現事故。下貨的地方，通常是在一些小水道裏。這些小水道，都有一個閘門控制，要進去，必須先交一筆過閘費。小心翼翼地開進去，在這些七彎八拐的河道裏找到正確的路線真是不容易的事，加之水流不暢，水道淤泥堆積，船很容易會擱淺。好在這些河道的底質都是軟泥，即使擱淺了，強行退出來時對船底也不會有大的影響。卸貨的地方，通常都是一個小碼頭，停靠不一會，就會有人來下貨了。來下貨的一般都是湖南人，有勁頭，手腳麻利，五、六個小時就能完成。不過父母親對這些人有非常強烈的不信任感，鎖好艙門後還讓我們兄弟倆在船艙裏盯好每一個人，別讓他們亂拿東西。

下完貨，船輕了，吃水淺，離開這些小水道就容易了，如果時間不緊，父親會把船泊在廣州造紙廠那一帶。因爲那兒大都是從廣西運紙材過來的船，噸位相差不大，便於停靠。如果時間不緊，便會停留一個晚上，然後帶我們去逛街，說是逛街，其實也不過是到岸上走走，離得不遠。對父親和母親來說，廣州大街小巷的複雜程度，遠比幾百公里的河道大得多。

來回一次廣東，快則四到五天，慢則七到八天，如果碰上桂江的旱季，行船更是鬧心。桂江多淺灘和礁石，旱季水少的時候，裝滿貨、吃水深的船根本無法通過，只能等晚上漲潮的時候行駛。但桂江的航道建設比較差，幾乎沒有便於夜晚航行的航標和燈塔，晚上只能依靠船上的探照燈了。每過這些險灘，父親會一改平時的和顏悅色，凶巴巴地警告我們，讓我們老實待在駕駛艙裏不要出來。他則把掌舵的位置讓給母親，自己跑到駕駛艙前頭的甲板上，拿起那跟胳膊粗細的竹竿及時控制船的方向。險灘水流很急，彎度又比較大，一個吃水深的船要轉方向真是不容易，每次都會看到很多船擱淺。但憑著父親的經驗和努力，自家的船倒很少發生那樣的事。

1998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桂江也不例外。洪水暴漲的那天，早上還好好的桂江，到了下午，已經把中學裏好幾個教室給淹了。父親劃著小舟把我和弟弟接到了船上。那天晚上，父親和母親一晚上都沒合眼，不時的爬起來給纜繩捆個新的地方。這次洪水過後，因為某些事，某些人，

父親賣掉了這艘他親手建造並掌舵了多年的船，穿鞋上岸，不幹了，父親雖心有不甘，卻也無可奈何，我的水上生活也就隨之結束了。

（梁洪生按：該文是我2007年下半年講授「江西歷史與省情」課程時，一位聽課學生所寫。凡是選聽該課者，都要完成一份大題目為「我的家鄉與家庭」的作業，並且作為課程評分的依據之一。對此，我曾在《華南研究通訊》2006年43期以《向本科生學生調查和學習》為題，詳細介紹，茲不贅述。邱曉峰〈我的水上生活〉一文，在當時就給我很新鮮的印象，遂立即與其聯繫，獲得准予發表的授權。2010年6月19至20日，我應邀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明清帝國的建構與中國西南土著社會的演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聽到李文介紹西江流域的水上人生活，獲益頗多。由此聯想到邱曉峰該文，再加細讀，真有「無巧不成書」之感，故予推薦發表，相信可以作為這批水上人群生活的一個生動案例，以饗讀者）

活動消息



鹽業研討會 Symposium on Salt Industry

2010.4.17 (星期六 Sat) 10:00am - 4: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7332室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語言：普通話 Language: Putonghua

參與者 Participants

王振華 WANG Chenghua 王麗娜 WANG Lina 鄭澤霖 ZHENG Zeman
 (廣東汕尾市市區鹽務局 Salt Bureau, Shanwei, Guangdong)

張兆和 CHEUNG Siu Woo 廖迪生 LIU Tik Sang
 (香港科技大學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趙敏 ZHAO Min
 (大理學院 Dali University, Yunnan)

蔡吳樵 TSAI Ming Chiao
 (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 Chiayi County Budai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

主辦：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Organizer: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HKUST
 報名及查詢 Registration & Enquires: 電郵 E-mail: schina@ust.hk 電話 Tel: 2358 7778

于都縣長賴村《會議記錄》等資料的 發現與初步整理

郭墨寒
江西高安市博物館

一、長賴村基本情況

我家鄉所在的村莊叫「長賴村」（舊稱「漁翁村」），在江西省于都縣靖石鄉東部，處於貢江上游的濂江與丘陵之間的小盆地中，河裏曾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全村有耕地2,010畝，農業以水稻為主。本村有一個縣級的杉木林場和一個「漁翁電站」，還有一個「漁翁茶葉廠」。河邊有大片臍橙林，現在改成青果林了。村莊轄下有13個村民小組，現在人口大約1,600人，其中郭姓家族佔大部分，大概有1,300多人，另外還有黎姓和尹姓等。聽村裏的老輩說，人數眾多的郭氏家族是汾陽郡忠武王郭子儀公的後裔，證據之一是村中的族譜有明確記載（村裏有民國時期修和90年代新修的兩部族譜）；證據之二是一代代傳下來的故事，還有在中元節火化的「錢包」上一定要寫上「汾陽堂」的堂名，否則先祖就收不到燒去的紙錢。另外，郭家墳地的墓碑上，都刻著「汾陽堂」。

《郭氏族譜》，卷10，〈遷記〉中有如下記載：「……再遷至陝西西安之鄰場等縣；唐五州刺史敬之公自馮詡轉徙華陰即陝西華州是也，是為三遷；唐末中丞瞿公避黃巢亂，徙金陵烏衣巷，今之南京應天府也，是為四遷；中丞公又由金陵徙吉之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義岡，是為五遷；樞密公延嵩由隱義岡徙符竹，即今之萬安之符竹也，是為六遷；由符竹而徙龍泉黃土下，我祖元龍也，是為七遷；元龍公之子文煥公又徙虔州之大坪，是為八遷；文煥公之子祿寶公又徙會昌之上樟坑，是為九遷；祿寶公之子明一公又徙良唇月形下，其潛曾孫復徙曉龍三十四都坳里背而分居長塘樟溪長賴等處，是為十遷。」依此記載，郭氏遷徙的路線是由華陰—山西—南京—泰和—萬安—于都—長賴村。族譜還記載，郭

氏先祖是在元末（至正六年丙戌年）來此定居，繁衍了一大批後代，再從這裏遷移到臨近村莊，繁衍的郭氏人口大約有三千多人。村莊的民風、民俗和語言，都屬於「客家」。

村莊現在還有一批祠堂保留下來，如康熙年間落成的郭氏祠堂「世德堂」（譜載「康熙十八年己未，運宏嗣孫與太祖連徽祠孫雨房共建宗祠一所，己亥兼巽乾。蒙賜進士第知會兩房因旨欽召升內閣中書中丹買權旌匾「世德堂」）。除此之外，還保存了一些祖先的墓地，不久前還有一個家族的書院「養生書院」，但在建設新農村時被拆除。另外，我家後面還有個一千多平方米的小莊園遺址，據老輩說是在1953年燒毀的。

民國時期，這裏曾是紅軍的遊擊地，村莊裏有許多關於紅軍、白軍的故事。村裏有位紅軍幹部帶領著一連紅軍在此打遊擊，然而有一次被圍剿在一個山谷裏。這位紅軍的家屬還保留著殺敵的砍刀和駁殼槍。在村裏一個山頭上還有戰壕，在戰壕中偶爾還可以撿到子彈殼。山腰上還有一個洞，下面有四個用磚頭砌好的房間，聽說都是紅軍打仗時用過的。在離村莊不遠的地方，就是紅軍開始長征的一個渡口。所以這裏的村民特別信任紅軍，這裏的公社導入也比較順暢，沒有張樂天在《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所描述的處處受阻礙的現象。

解放以後，長賴村和全國的運動一起往前走。在筆者的調查中得知，建國不久，解放軍來了，農會組織起來了，1951年開始土地改革，地主、惡霸、普通農民以及家族的田地都統歸國家，然後農會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接著劃分階級，然而劃分階級的標準不確定，在一些地主惡霸被打倒的同時，不少無辜的村民因個人恩怨也被冤枉了。更讓人心驚的是，村裏有知識的人

也被捲入其中。此後，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大鍋飯」及「文化大革命」等過程，在1980年代的「分單幹」後，村莊也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此展開村民新的生活歷程。

二、資料的發現過程和基本內容

在上完梁洪生教授的「江西歷史與省情」和「中國社會生活史」課程後，我開始留心關注身邊的鄉土文化遺存。梁教授上課時，把他的田野調查發現和研究成果展示給我們看，經常放一些鄉土資料的照片，如家譜、契約、碑刻及廟會等，還說明哪些資料難得可貴，囑咐我們每次回家時多留個心眼。於是在2007年寒假放假回家時，想起父母曾經說過老房子裏有一些「大集體」時期的帳本和文書等資料，就讓父母帶著去看看。開始時，父親對此舉很反感，囑咐我最好不要去碰那東西，因為這些資料往往涉及到村民之間的恩恩怨怨。但經我再三請求，終於看到這些人民公社時期的資料，全部拿到手中。回校後，在梁教授的指導下，把資料分別整理成冊。

這些資料為什麼會存在我家老房子裏呢？裏面還有一些故事。據父母講，他們結婚後不久，奶奶要求分家，他們就借鄰居的房子臨時居住，並準備接著做新房子，就從自家山頭砍倒許多杉樹。此時村裏恰好有房子拍賣，父母為省去做房的許多複雜事情，就賣了杉樹，最後以最高的價格買到這房子。這房子是以前知識青年下鄉時住過的，在相關資料裏明確地記載房子建造的整個過程。知識青年回城後，這裏就成了大隊辦公室。人民公社解體後，這房子要賣，我家就買得此房。房子裏還有辦公桌和大廚，村裏幹部囑咐資料放在這裏，暫時不要去動。可是我父母剛分家時沒有什麼傢俱，就開始用這些大廚子放衣服等，還把騰出來一張辦公桌給我們小孩做書桌，那些拿出來的資料就給小孩折四角板或者摺屁股手。現在發現的那些資料是在另外一個辦公桌裏保存的。那個辦公桌還放在我家的老房子裏，還有那個大廚子，現在倒在老房子裏，開始腐爛了。如今「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老房子已經

拆除建新房了，人民公社時期的遺存正在逐漸消失。

這些資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政治書籍和學習檔，包括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發到鄉村的政治學習檔，政府油糧徵購任務和通知，公社生產管理等方面的輔導材料和教材，公社內部翻印的會議紀要，還有一些請假、出社、落戶證明材料等，都是反映當時國家深入鄉村社會管理，打破村莊傳統社會，對基層社會實施控制以及對村民生活、生產實施指導的重要佐證；另一類是有關村莊基本情況的記錄和一些資料統計表，包括村莊人口統計、階級成分和擁有生產資料基本情況表，村莊土地面積、畝產情況表，進出物資帳本和發票，油、布、種子及飼料等分配表，社員分等定量表，糧食分配明細表，大隊收益分配決算表，社員勞動工分統計表，民兵社員花名冊，收入予分方案表，農業生產進度彙報表，大隊總帳本，以及大隊的《會議記錄》等，這些材料反映了村民當時生活的基本情況，也直觀地告訴我們當年人民公社的運行模式。另外，我從一位叔叔家中發現另外一些材料，其中包括公社時期的教科書，公社解體時的經濟合同書，以及為鼓勵加快生產進度而寫的一些山歌和「三句半」等，為我們展現了公社時期的教育和文化。我這位叔叔是公社時期畢業的高材生，後來在村裏當教師。

三、《會議記錄》的初步整理

我利用課餘時間整理這批資料將近一年，只完成了一部分。與此同時，參閱一些相關的研究和論著。初步整理的情況如下：

- 1、在這些資料中，最值得提到的是長賴生產隊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共兩本，有文字記錄的共218頁，記錄的時間從1970年1月27日至1977年10月2日。
- 2、《會議記錄》記載了那個時期鄉村主要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生活，以及與國家政治相對應的鄉村政治生活。它就像村莊的一部社會生活史，告知後人當時社員的社會生活狀況。會議討論的內容不僅記載了村莊的文化風俗，還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徵。如

《會議記錄》第一頁就談到政治指示、四類分子、春耕大生產任務和安排等問題，內容豐富。

3、在整理《會議記錄》的過程中，我也遇到許多麻煩，首先是會議記錄要求書寫快，字跡大多潦草難辨；再者，就是當時會議記錄本品質不好，經過三、四十年後，有些字跡已經模糊；三是會議記錄中有許多方言和地點的代用名詞，有許多字用簡筆和別字代替，這又和農民的文化水準不高有直接關係。所以整理起來異常艱難，有些字難以辨認，要認真推敲；一些字詞錯誤，應該指出並更正。此次公佈的1970年會議記錄，採用與原件一致的表格格式，每個表為一次會議記錄的內容。會議記錄內未能辨識的文字用「■」表示；錯別字皆予以改正，並把改動的部份置於【】內；遇到相似的部分數位用「……」

表示，以免篇幅太大，在整理1970年會議記錄時，我只使用了一次。一些外人實在難懂的方言，不得已作了少許處理，主要有：「鋤頭」原文是「腳頭」，「廁所」原文是「糞寮」，「紅薯」原文是「番史」，「鐵箕芒」是一種蕨類植物，方言本音「luji」，記錄中的文字，我照樣不知所云，就直接改為這種植物的學名了。以上整理和技術處理儘管頗費心力，但仍怕錯誤難免，如有不妥，敬請各位方家指正。

我還想補充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歷過集體勞動的村民大部分還健在，並為今天的生活奮鬥拼搏。在我對他們有意和無意的調查中，和他們聊起公社的往事，他們總是有說不盡的話，有難以表達的情感，我也在資料之外有其他難得的收穫。

1970年會議記錄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1月27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生產隊辦公室 |
| 會議主持人 | 郭德欽 | | 記錄 | 郭宜辛 |
| 出席者 | 劉禮詢，郭冬晟，李木生。郭宜慶，郭兆坤，郭老見，郭兆秀，郭德欽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革委員，黨員，宣傳隊負責人會議 | | | | |
| 會議內容： | | | | |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對突出政治指示到底活動場所 2. 四類分子年終評審摸底 3. 對70年春耕生產大討論 4. 四反對運動的【部】■ <p>① 突出政治地點新屋廳下和政治教長郭德欽，【副】教長郭冬晟，補異員唐春龍 郭祥發 郭宜辛，教育學黎昌【發】，故事員李木生，郭祥發。活動日期每月逢五、十 集體在新屋廳下展開講用【公】。逢四革委會和學員學習講用【公】（逢一、七開家庭會■■■）</p> <p>（一）排■長 郭兆征 郭恭庠 邱十月娣</p> <p>（二）排■長 郭祥發 付 郭冬晟 胡春秀</p> | | | | |

(三) 排長 郭德欽 付 郭正閔 費風仔

3, 生產問題：3 天完成三【光】左右三天之內不【准】，元月 28 日起 全部勞動修田埂（兩天）地點在下小灣，大塘，分水凹。晴天修水庫 秧田各天：上下總塘，板背，學堂背，樟樹橋，下坑口，楊梅壩。秧田 120 畝，種子 12320 種子晴天要挑回來過【年】

2, 四類分子最差 郭兆信

4, 舊曆年前 25 日要解決的問題：自留地一定要按【一】次丈量為准。挪用經濟和物資兌現和處理。

在本月 28 日晚上開社員大會。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 年 元 月 28 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郭祥萌 | | 記錄 | 郭宜辛 |
| 出席者 | 郭德欽，郭冬晟，郭祥發，郭兆征，郭恭庠，郭正閔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革委會排長會議 | | | | |
| 會議內容：對七 0 年春耕生產討論： | | | | |
| <p>1, 突擊 2 天修田坎 (29, 30 日) 新屋排凹裏背坑尾修。上午禾坪腦老禾塘坑尾修以下。老屋排大坑口修一進。下午周■■禾坪腦排修到小古坑。彎背，社背坑新屋排修。長塘門口一片老屋排修。</p> <p>30 日，下小灣一片老屋排修。分水凹上片修一下禾坪腦排修。分水凹下片修一上新屋排修。</p> <p>2, 每人要【蓑】衣，每戶【帶】鐮刀一隻，每人要挑牛糞</p> <p>3, 防止家禽家畜破壞紅花草。</p> <p>4, 分配■1%，豬肉款沒有交來要上交來</p> <p>5, 請假制度，【半】天向振春請假，一天向【主】【任】，【四】【類】【僕】一律不【准】請假</p> <p>6, 【1】【月】分 28 日早晨收【家】【肥】，工分【按】今【年】決定，下午大搞衛生</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2月1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
| 會議主持人 | 劉指導員 | | 記錄 | 郭宜辛 |
| 出席者 | 李木生，唐春龍，郭老見，邱南娣，郭兆坤，郭兆秀，郭恭庠，郭秀仔，胡春秀，郭正閔，郭冬晟，郭宜慶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革委會排長門傳隊，所有幹部會黨員 | | | | |
| 會議內容： 1，修水庫問題討論 2，破四舊工作討論 1，正【粉】屋背火磚拆來修水庫，正閔屋背馬條，火磚，天井石拆來修水庫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2月26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劉禮詢 | | 記錄 | |
| 出席者 | 周同志，郭冬晟，郭老見，郭德欽，郭兆繡，郭宜民，郭兆征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生產隊革委會 | | | | |
| 會議內容： 1970年下種稻穀安到田畝 樟樹橋、10擔坵，坡路，和到【春】生，13畝，廣矮607號，10斤，樟樹橋丁仔，包割正正忠，丁仔。牆背，【檜】樹聽下咀，叔升，26.5畝珍珠矮，對面樟樹橋正輝波路，和兆紀，25.5畝，青小金早 2 關於報批漏劃地主，歷史反革命郭木長批鬥請示 3 代銷店人員：黃祖琴，從三月份開【始】 4 26晚上開四類分子，訓話會和三、四查對【核】【岡】時【把】神龐。 5 多戰自留地每畝800斤產量求處，在三月份全部【末】清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2月28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
| 會議主持人 | 郭祥萌 | | 記錄 | 祥發 |
| 出席者 | 兆社，恭庠，郭秀仔，郭德欽，郭兆琇，郭宜民，郭金陀，郭宜皇，郭正閔，郭兆坤，郭宜發，邱十月娣，郭恭【庠】，胡運發娣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生產隊全體幹部會議 | | | | |
| 會議內容： | | | | |
| 70年3月28日■■■■公社會議，怎樣安排好春耕生產 | | | | |
| 1 狠抓春耕生產第一炮，目前生產很緊，在過去生產沒有搞好社員生活過得差，這個問題是由生產隊黨團員、生產隊幹部有關，應該在今年【拚】命搞好生產，一定要抓好生產，接受科學種田還有老保守，今年【蒔】田一定要退步，規格5-6寸 | | | | |
| 2 在生產中積極好的要表揚，■■■【怠】工要守大字報 | | | | |
| 3 當前要抓幾點工作 1 ■■好秧田 2 【犁】【耙】進度要快，做到高【功】效，高品質 3 勞動出【力】做到100%出力 4 搞好三種，特別是玉米，【番薯】，蔬菜，養豬要用【糠】【花】飼料 5 開展革【命】大批判 6 家禽怎樣處理討論 三個事情 要求 措施 各項定下【革命】和【拚命】 | | | | |
| 1 當前【犁】【耙】進度如何抓好，①首先把秧田做好【22】種子什麼時間下【完】，決定在3月31號下【完】 ②秧田專人管理，德欽負責 | | | | |
| 2 做田人員【】，賤發，老見，貢仁，天■，桂英，不生，宜皇，新屋 桂發，木生，正佰，老坡，兆瓊，宜漢，恭庠 16 禾坪腦 兆陀，兆信，祥忠，恭祥，祥標，恭光，宜仟 14 宜皇，兆機，宜庭，宜華，宜程，祥發，信發 老屋 【春】福，宜發，宜菜，宜【煌】，正佑，宜民，秋生，正芬，正■，正菜，正【楓】，流明，德■，祥元，正閔 15 | | | | |
| 3 做【什】工負責人：新屋排：九■，全【隊】由水■負責，十月娣 禾坪腦：冬晟，胡全發 老屋：六發，黃風仔 生產 會報制度3天一次，30號開始 | | | | |
| 4 做田 新屋 恭庠 禾坪腦 兆陀 老屋 正閔 (一) 基【題】措施 | | | | |
| 1，社員第一次不出動教育，第二次不出動大會見，三次（特殊情況除外）扣【早數】地■反不出動，大會開展鬥爭，做田人員一定要帶好【腳】頭，做好田缺，■好■【耙】 | | | | |
| 2，請假制度問各個排，專請假一天，二天向正主任請假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 月 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 | 記錄 | |
| 出席者 |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 | | | | |
| 會議內容： 關於扣除工分問題決定一天評10【早】【遲】到一小時扣一早，半小時扣半早 3【關於】點名制度，各排負責人點名，安排好工事 4三種 在30號完成三光三種任務 5家禽家畜破壞生產【隊】一次0.5元糟蹋作物安實際糟蹋多少，【賠】【】0.5歸【檢】【舉】者 大會發言 總發言人德欽，黨員 兆坤，民兵 宜漢，團員 恭庠，婦女 胡六發 鄭秀仔，胡運發娣 【童兒】團 正貴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4月13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郭祥萌 | | 記錄 | 郭冬晟 |
| 出席者 | 郭德欽 郭冬晟 郭宜明 郭祥發 郭正閔 郭恭庠 郭老見 郭兆祉 郭兆琇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當前革命生產如何抓緊 | | | | |
| 會議內容：①學習最高指示 ① 迎接公社大檢查， 1，關於當前革命生產方面如何抓階級鬥爭，關於郭木長，郭兆信退賠問題，抓革命大批判四舊東西 2， 當前生產問題，加快犁耙田制度，送肥，蒔田問題 軍事【編】制【編】組【編】排 1， 蒔田時間，14號開始蒔楊梅坑 2， 松光問題：頭期準備1000元，15號把松光【報】到隊晟，砍松光人兆琇，暑生吹秧苗人員 兆祉 胡金髮 胡金秀 楊六秀 胡石生 胡五發 劉冬女 雷妹女 陳招發 蒔田，班數人員 八個人一班，蒔田編為四個組： 拔秧班數 ■尖頭挑，突擊班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 年 月 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會議主持人 | 郭祥萌 | | 記錄 | 郭恭庠 |
| 出席者 | 老見 德欽 宜明 宜豐 恭庠 兆祉 祥發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 | | | | |
| 會議內容：蒔田紀律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 在 17 號開始 請假制度在任何人【除】特殊情況不准請假 ② 在沒有請假不出動，【按】原先決定的處理 ③ 在早晚拔秧，不出動扣早數 ④ 在蒔田出動時間早上 5.5 點，7.5 點回吃早飯，吃了早飯，8.5 點出動，12 點下午 1.5—5.5，晚上 7 點—10 點回 在開會到田間開 ⑤ 在蒔田的繩子要在各班保管，蒔完【秧】【盤】也要各班保護 蒔完田後托繩子【秧】【盤】全部【接】回 ⑥ 在蒔田任務，每天每人完成 0.8 畝 ⑦ 在拔禾秧晚上加班記早數 2 早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 年 月 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郭祥明 | | 記錄 | |
| 出席者 | 郭老見 郭兆琇 郭祥發 郭兆祉 郭恭庠 郭冬晟 郭德欽 郭正閔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 | | | | |
| 會議內容：通過學習白求恩同志這篇文章對照自己所做工作 | | | | |
| 郭冬晟自己的思想對照白求恩■■■，在自己打了鈴不管別人去不去，自己去了就作算，在蒔這樣密的田是認為困難 | | | | |
| 學了這文章後面是帶頭發動群眾，早日把田蒔好。多增產一點糧食多對敵幾個【帝修反】 | | | | |
| 兆祉發表意見，在對照白求恩文章，沒有做【到】在各項工作都是困難，田多勞少在工作還有不負責任，有在作田做【懶】工的【是】【晚】，在學了後在生產工作，都要抓起來，早日完成蒔田任務多打糧食支援國家建設。 | | | | |
| 試訂措施 | | | | |
| ①做田人員放了牛蒔田，本分蒔田的晚上一樣早數 放了牛不蒔田的■要扣早數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5月14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 李俊忠 | | 記錄 | 郭宜辛 |
| 出席者 | 郭宜辛，郭兆琇，郭兆機，郭宜全，郭兆瓊，郭德輝，郭正闊，郭宜仟，郭正佑，郭正榮，郭正芬，郭祥沅，郭正柵，郭宜民，郭宜榮，郭宜發，郭長娣，郭冬晟，鄭秀仔 | | | |
| 列席者 | 郭宜漢，劉四招，郭木生，邱四盛，郭祥發，郭德欽，郭德琴，郭老見，郭兆輝，郭宜程，肖仙富 | | | |
| 會議性質：【平】下中農大會 | | | | |
| <p>會議內容：</p> <p>1，郭兆祉，德輝2人偷穀大【致】問題處理</p> <p>2，郭兆【信】家產處理</p> <p>3，郭木長【老】屋【折】【價】和【副】業單幹處理</p> <p>1 郭德輝說：自己同意【折】【低】，【要】仔每斤4角計柒拾斤，晚稻穀40斤【折低】每百斤折20元計算。民主評定，晚稻各70斤，扣口糧兌回，大至75斤，4角伍分計算，有少數人認為4角計算，最後決定4角伍一斤計算，晚稻穀每人35斤，8月份以前扣清（餘物扣【三】【仔】【4】【元】）</p> <p>郭兆祉：1大【致】一【複】計70斤，【剛】德輝民主評定一樣處理【兌】牛欄</p> <p>2 單幹副業，【擠】杉木22根（老村頭隊砍22）計幣12元左右，民主評定和以上一樣，2人每人35斤，8月份前扣清。■■■■拿牛欄評【低】兌現，有【關】【收】超支【款】，評價陸拾伍元一間</p> <p>2 房間2間，柴刀，鋤頭，【水江】【耙泥】全部家產為隊收超支物（兆【價】帳戶）</p> <p>3 郭木長搞單幹副業124元，30%上交小民公共積累，不給工分，房屋私廳為隊折價150.9元收超支【物】（分5間小間收回【反】攻倒算折去分給【平】下中農舊屋【物】）民主同意。另14頭杉樹多砍折物每頭1元計14元正</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5月15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會議廳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李俊忠 | | 記錄 | 郭祥發 |
| 出席者 | 郭德欽，郭老見，郭宜煌，郭金陀，郭宜全，郭正忠，郭恭光，郭兆祉，郭正學，郭正■郭兆琇，黃長娣，郭祥忠，郭正闊，唐春龍，郭宜華，郭祥發，郭兆坤，郭賤發 | | | |
| 列席者 | 郭祥萌 | | | |
| 會議性質：【貧】下中農大會 | | | | |
| <p>會議內容：</p> <p>處理社員【批】砍杉樹未繳【山】【價】處理如下：</p> <p>郭正學：自報批准砍伐杉木180根，多砍11根，批准做【杉】木4頭，山價所做賠180根做供支 民主評定225根</p> <p>郭桂發：自報批准砍杉木125根，多砍6根，【折】到4根，山【價】已做賬供支65元 民主評定自報145根</p> <p>郭兆【陀】：自報批准砍伐30根，多砍5根，山【價】已做賬30根15元 民主評定自報135根 應交5元</p> <p>郭正【】：自報偷砍杉木7根，得人民幣7.4元，未交生產隊</p> <p>郭兆祉：自報偷砍杉木16根，得人民幣16.8元，未交生產隊</p> <p>郭助生：自報批准砍伐杉木16根得人民幣16.8元，山【價】未繳。出賣7根</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 5月 16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會議主持人 | 李班長 冬晟 | | 記錄 | 郭宜辛 |
| 出席者 |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社員大會 | | | | |
| <p>會議內容：處理山價款批准 0.5 元，自報 1.0 ，別人招舉 2.0 元</p> <p>1 暑生：自報 150，實砍 132 只，別人報到 18 只，共計 150 只，都【沒】交山價款，砍毛竹 22 只，單價 0.3 元</p> <p>社員【公】【議】：還到別的公社大隊砍毛竹 18 只，用處做倒【篆】做糞箕，蔑繩等，還有做【度】排竹篙 12 只，出售單位 2.5 元一隻。</p> <p>民主公議，將上述自報數分別處理出售竹篙 8 元，竹繩 18 元，【杉】樹排 75 元，共計 96 元</p> <p>2 【暑】生 119 只，其 47 只未交山價，應交山價 23.5 元</p> <p>3 春生 180 只，【報】到 5 只，尙未交山價 92.5 元</p> <p>4</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 5月 17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 | | 記錄 | |
| 出席者 |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社員大會討論處理山價款■ | | | | |
| <p>會議內容：</p> <p>1 兆琴：整糞【寮】批發 15 只，還剩 13 只，自砍 13 只，【報】7 只，借 3 只，共計 23 只</p> <p>大家公議按組報數處理。</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 5月 23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禾坪腦冬晟家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 德欽 | | 記錄 | |
| 出席者 | 老見，祥發，宜豐，邱十月娣，邱國湖，郭兆坤，郭兆祉，郭兆琇，黃風仔，郭正閱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 | | | | |
| <p>會議內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日前，田間管理職任分排到人（幹部，黨，團員，民兵） 2，嚴防牛，豬吃禾問題決定 3，交家肥討論 4，縣【女】造反隊食口糧補助決定 5 開展副業生產，副業人員決定 <p>2 對牛【午】【禾】各問題十頭以下要在社員大會上鬥私批修，自我價【開】找出原因做出你【讓】</p> <p>11 頭以下每頭應補用各 50%歸私人，50%歸小隊，田壩有豆仔的要放牛的也要補人民幣每只牛每次壹元，全部為價【檢舉者】，牛【午】禾並要追肥，鵝，有下田【午】禾每只鵝伍角錢，全部歸【檢舉】者。處理辦法扣穀在下月口糧扣清，錢在生產隊負責，家助者【你】【清支】。</p> <p>家肥，白灰，雞【擠】灰全部歸隊，24 日全部收清，並要大力開展，積肥造肥，每百斤口糧要積肥 2 百斤肥料，本月 28 號以前要完成任務。</p> <p>任務完成不了，要在社員大會上自我批評，工分黃京葉 8 分每百斤，火土 1 糞箕擔記 2 分【補】【平均】【隊】口糧問題，每【人食】補大米 2 月，每各勞動補大米折穀 10 斤</p> <p>副業人員決定，勞動公分報酬規定</p> <p>賤發，宜晃，木生，宜全，宜庭，信發，宜程，正榮班長</p> <p>下放排下於都小隊給報銷隊【伍】4 元錢，借支現金伍元正</p> <p>一【次】不正超過在本地搞其【它】副業，【】【】正借 3 元報銷 1 元，工分處理【除】去報銷部分現金其【它】全部 1 元錢給 10 分。回隊物資全部歸副業人員，放排到於都 1 次補到過 10 斤</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 年 月 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郭祥發 郭德欽 | | 記錄 | |
| 出席者 | 兆琇，宜辛，恭■，兆祉，■富，鄒皇，郭見妹，宜晃，等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 | | | | |
| <p>會議內容：</p> <p>1 會議情況</p> <p>2 當前抓什麼東西？</p> <p>在領導班子上要反右傾，要進行【偵】查，在■■■上要落實下來，要分片到人，一直管到割禾</p> <p>3 組織落實，在防蟲滅【痰】的過程中要狠抓階級鬥爭，隨時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要組織 5-7 人專業隊伍，天天到田間瞭解蟲情，幹部要克服【僑】難成績，要接受過去的教訓，取得新的經驗，要相信科學，消滅【痰】蟲害，要做到三快 發現快 防治快，治療快。防蟲滅【痰】的方法（最重要是以土方法為主，土洋相結合。放火點燈，10-15 號要全部放，時間 9.5-10 點全中為好，5-10 畝一盞燈，每各勞動一盞，四類分子 2 盞，10-15 號全部禾要殺一次蟲，放水曬田問題，一類二類田全部曬水，三類田在下肥以後要放水曬田，曬的程度，曬到田白為止放回水時只能放 1-1.5 寸為宜，專業隊在組織上要落實，組織落實以後要天天晚上進行■■■，專業隊要包人地段，要大搞群眾運動，要使每個社員都懂得蟲【痰】，知道什麼蟲【痰】用什麼方法防治，政治夜校要辦好，注意問題，在消【痰】滅蟲時四類分子不能去打藥</p> <p>注意農藥中毒，三類苗要找原因，訂立措施，肥料在 10 號以前全部買回來，放到田裏去，要做好夏收夏種的工作，計畫落實，品種落實，倉庫曬場工具要準備好。</p> <p>討論問題 1：科研小組人員落實，2 科研小組人員分片包段問題，3 點燈放火問題 4 專業隊人員組織落實</p> <p>1 宜辛 祥發 郭宜煌 冬晟 正榮 正輝</p> <p>2 冬晟抓全面，宜辛，兆祉在第一班，宜煌，正輝在二班，祥發，正榮在三班，國富，風仔在第二班，兆祉，金秀，黃新媛在一班，德欽，正閔在三班</p> <p>3 每個勞動一盞，四類分子 2 盞，按班組地段劃分</p> <p>4 按學習班【自】■■■組進行檢查防治打藥。</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6月 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老大隊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 | | 記錄 | |
| 出席者 | 郭德欽，郭兆祉，郭祥發，郭宜辛，郭兆琇，郭兆坤，邱十月娣，鄒吉皇，許光升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革委會擴大會 | | | | |
| <p>會議內容：</p> <p>討論當前工作</p> <p>1，家動，家畜問題：有鵝鴨下田吃禾，從22日起捉到每只鵝鴨補人民幣伍角，50%為隊，50%為【檢】舉者，雞會吃穀的每只3角錢，1角為隊，2角為【檢舉者】</p> <p>2 盜偷■■物資和私人的東西的處理：【已】有人雖偷集體和私人的包票私共他【午】物要在大會作【檢舉】，嚴重者批判【遊】村，偷來【買】【稻】全部交還，每次應算10斤包票，【得】來【午】【稻】全部為【檢舉者】</p> <p>3【侵】佔自留地的處理，全部■了，本月19號開始【稱】頭</p> <p>4 搞副業人員口糧問題，補稻穀20斤</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6月30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
| 會議主持人 | | | 記錄 | |
| 出席者 |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社員大會 | | | | |
| <p>會議內容：處理砍松樹問題，上交山價，自報數量</p> <p>郭德輝4只 兆琇5 宜全5</p> <p>郭宜辛9只 宜晃6 長福8</p> <p>郭恭庠10只 祥標6 祖琴10</p> <p>郭正榮2只 祥忠8 正輝10</p> <p>.....</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7月6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 | | 記錄 | |
| 出席者 | 黨團員，所有幹部擴大會 | | | |
| 列席者 | 雙【搶】指揮部：郭冬晟，李木生，郭正榮，邱國富，張麗娜，郭宜辛，郭兆琇 | | | |
| 會議性質：討論勞動大會，編好班排 | | | | |
| <p>會議內容：</p> <p>一，曬谷人員：1 新屋：閩發娣，胡四發娣，肖仙福女 2 禾坪腦：老楊嫂，劉發娣 3 老屋：胡金髮，劉冬女，鄒發娣</p> <p>1 郭正闊禾坪腦 2 黃煥章新 屋 3 唐春龍老 屋</p> <p>二，做田組： 養豬人員：黃長娣，郭兆祉 看水人員：郭正學，郭正輝，正【糕】</p>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7月7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 | | | | | |
| 會議主持人 | 郭冬晟 郭正榮 李木生 | | 記錄 | | | | | | | | | |
| 出席者 | 全體貧下中農會 | | | | | | | | | | | |
| 列席者 | 全體通過 | | | | | | | | | | | |
| 會議性質：討論當前禁止家禽家畜亂搞私副業，殺住超支戶 | | | | | | | | | | | | |
| <p>會議內容：</p> <p>1，禁止家禽家畜，三天只內抓活物，三天外能【抓】活的就抓活的，不能抓活的就打死。打死的歸【檢舉者】，抓到活的交生產隊集中管理，二天不領者，由生產隊出賣價 雞 0.8 元一斤，鴨子 0.5 元一斤，鵝 0.6 元一斤，誰【檢舉者】又全部歸【檢舉者】，每只，雞 0.3 鴨 0.5 鵝 1.0</p> <p>2，搞私副業：“摘香蕉仔”每天計幣 3.0 元交副業【款】生產隊</p> <p>3，在外領工薪的超支戶，先交款後領糧</p> <p>摘香蕉仔名單 郭正欄 郭德欽 郭正佑 正學 郭宜辛 郭正通 郭兆社</p> <p>計畫交超支款</p> <table> <tr> <td>郭正忠 每月 10 元 15 日</td> <td>郭助生 10 元 15 日</td> </tr> <tr> <td>郭法生 每月 10 元 15 日</td> <td>郭祿生 10 元 15 日</td> </tr> <tr> <td>郭兆波 10 元 15 日</td> <td>郭正保 10 元 10 日</td> </tr> <tr> <td>李春香 5 元</td> <td>胡閏發娣 5 元 9 日</td> </tr> </table> | | | | | 郭正忠 每月 10 元 15 日 | 郭助生 10 元 15 日 | 郭法生 每月 10 元 15 日 | 郭祿生 10 元 15 日 | 郭兆波 10 元 15 日 | 郭正保 10 元 10 日 | 李春香 5 元 | 胡閏發娣 5 元 9 日 |
| 郭正忠 每月 10 元 15 日 | 郭助生 10 元 15 日 | | | | | | | | | | | |
| 郭法生 每月 10 元 15 日 | 郭祿生 10 元 15 日 | | | | | | | | | | | |
| 郭兆波 10 元 15 日 | 郭正保 10 元 10 日 | | | | | | | | | | | |
| 李春香 5 元 | 胡閏發娣 5 元 9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10月3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
| 會議主持人 | 李木生 陳和香 | | 記錄 | |
| 出席者 | 郭兆社 郭正閔 郭兆坤 唐春龍 郭兆琇 郭兆社 郭祥發 邱十月娣 鄭秀仔 郭宜辛 郭正榮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革委會擴大會 | | | | |
| <p>會議內容：</p> <p>自留地處理問題：養豬飼料地，牛食作物處理</p> <p>1 自留地種的東西要佔部分全部【移頭】，【以】有不【移頭】的全部【估】產扣糧食每【厘】地【估】產8斤下月扣口糧，養豬飼料地4日進行丈量，每只豬3【厘】地</p> <p>2 早稻牛食禾按以前規定自己交代的每頭禾5錢谷，別人■告的1【兩】各50%為生產隊，50%為【檢舉者】，晚秋作物，晚稻穀每頭5錢谷 自己坦白3錢，吃豆仔的每頭豆仔1【兩】【同】上一樣，鴨鵝吃穀每只鵝每只吃晚稻大豆番薯各【扣】2斤穀，鴨每只1斤各50%為【檢舉者】，50%為隊</p> <p>經濟問題：超支戶除特殊情況外一律不借支</p> <p>搞副業人員目前去6人 宜晃 信發 宜程 恭庠 宜慶 兆琇</p> <p>副業規定 副業款除山價【7】份15%為副業人員，全■除山價，抽子1元錢 評10分 其他回供物資全部為副業人員</p> <p>做松桐不補糧食，搞其他副業補助50斤稻穀</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10月9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會廳 |
| 會議主持人 | 郭正榮 | | 記錄 | |
| 出席者 | 郭正榮 郭祥發 郭桂發 郭兆琇 郭正閔 郭兆坤 郭兆社 郭風仔 鄭秀仔 郭恭庠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生產隊幹部會 | | | | |
| <p>會議內容：</p> <p>當前工作生產的任務，1 積肥 2 紅花草面積 3 滅蟲 4 明年的品種【穀】買 5 摘木梓</p>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10月31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新屋廳下 |
| 會議主持人 | 李木生 郭正榮 | | 記錄 | |
| 出席者 | 革委會幹部和黨團員排長會計保管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關於糧食問題 | | | | |
| 會議內容： 1【排飯】的貧下中農戶數【補】【資】問題：大家一致同意一同壹個勞動補發糧食：沒有【排飯】的戶數抽調糧食：8斤（每百斤計算） 2 宣傳隊人員問題 輔導員：黎昌盛 負責人：郭恭祥 拉琴：郭宜程 郭正芙 人員：上海知識青年6人 黃新媛 郭春秀 郭滿女 郭招發娣 10人 | | | | |

| | | | | |
|--------------------------------|-------------|-------|------|-----|
| 會議時間 | 1970年12月31日 | (第 次) | 會議地點 | |
| 會議主持人 | | | 記錄 | 郭宜辛 |
| 出席者 | | | | |
| 列席者 | | | | |
| 會議性質： | | | | |
| 會議內容： 1970年終決分工分轉到71年處理訂紀如下 | | | | |
| 姓名 | 應進工分 | 多出工分 | | |
| 郭春生 | 88 | | | |
| 郭德寶 | 450 | | | |
| 郭正芬 | 66.7 | | | |
| 郭祥沅 | | 66.7 | | |
| 郭正榮 | | 450 | | |
| 郭木長 | 88 | | | |
| 郭德寶 | 135 | | | |
| 合計 | 692.7 | 516.7 | | |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夥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1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1993-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訂購表格

| 歷史人類學學刊 | 機構 | | | | 個人 | | | | 學生 | | | |
|---------|------|--|------|--|------|--|------|--|------|--|------|--|
| | US\$ | | HK\$ | | US\$ | | HK\$ | | US\$ | | HK\$ | |
| 一年共兩期 | 50 | | 350 | | 30 | | 220 | | 20 | | 150 | |
| 兩年共四期 | 100 | | 700 | | 60 | | 440 | | 40 | | 300 | |
| 叁年共六期 | 150 | | 1050 | | 90 | | 660 | | 60 | | 450 | |

請以 X 選出合適的項目。上述價格為折扣價，已包括平郵郵費。

開始訂閱期號：第_____卷第_____期

|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 定價 | 折扣價 | 訂購數目 | 合計 |
|----------------------------|---------|--------|--------------|--------|
|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 HK\$80 | HK\$64 | 本 | HK\$ |
|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 HK\$80 | HK\$64 | 本 | HK\$ |
|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 HK\$120 | HK\$96 | 本 | HK\$ |
|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 HK\$120 | HK\$96 | 本 | HK\$ |
|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 HK\$120 | HK\$96 | 本 | HK\$ |
| 6.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 HK\$80 | HK\$64 | 本 | HK\$ |
| 7. 廖迪生、盧惠玲編《風水與文物》 | HK\$100 | HK\$80 | 本 | HK\$ |
| | | | 小計 | 本 HK\$ |
| | | | (郵費 + 書價) 合計 | HK\$ |

香港本地免郵費，海外訂購，每本另加港幣10元，作為平郵費用。

若以美元付款，請以HK\$7.5 = US\$1折算。

付款辦法：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US\$/HK\$) * _____，支付「香港科技大學」"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US\$/HK\$ _____

我將以右列方式支付款項：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_____ 有效期至：_____

持咭人姓名：_____ 持咭人簽署：_____

請把書刊寄往：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請寄回訂閱表格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